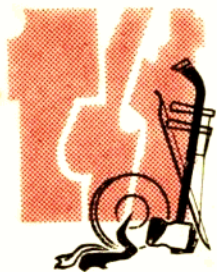


翠姑娘

快板书



北京人民出版社

犖 姑 娘

(快 板 书)

北京市曲艺团 ^{梁厚民}
刘司昌

北京人民出版社

翠 姑 娘

(快板书)

北京市曲艺团 梁厚民
刘司昌

*

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

1973年7月第1版 1973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071·60 定价：0.04元

一轮红日照边疆，
草原上百鸟任飞翔，
骏马成群牛羊壮，
大牧场一派好风光。
忽听一阵马蹄响，
“唉……”烈马嘶鸣象脱缰，
有匹马暴跳如雷拴在一棵大树上，
马背上骑着一位姑娘。
这姑娘头上扎着红围巾，
穿着一身学生装，
两个短辫朝上翘，
抓住马鬃死不放。
突然那马前腿一跃腾空起，
猛咆蹶子后腿扬，
就听“啪嚓”一声响，
把这姑娘摔出有一丈，

这下摔得真不轻，
棒小伙子都够呛。
可这姑娘骨碌一滚爬起来，
抓住马鬃“噌”的一下又骑上了。
这是个有名的骟姑娘，
她就是共青团员姜红芳，
插队落户不到一星期，
她的骟劲人人都赞扬——
来插队下了火车，汽车她不坐了，
她背着行李带干粮，八十里徒步到牧场；
塞外草原风沙大，
她专找风口去乘凉；
酸马奶闻着噁心喝不惯，
她“咚咚咚咚”一气灌了四茶缸！
她一股骟劲要适应草原新环境，
立志扎根在边疆。
今天骑的这匹马，
名字就叫虎皮黄。

这马性子暴烈象吃炸药长大的，
马群里经常有马被它伤。
驢姑娘听说烈马能出好战马，
决心要驯服虎皮黄。
牧场有个马具保管李满堂，
热情支持又赞扬：
“好姑娘，你可真有勇气有胆量，
头脑里就是没框框，
来，给你鞭子，骑上你就狠狠抽，
这硬鞭子能把烈马降啊；
去吧，骑上吧，
你准能驯服虎皮黄。”
没等天亮这姑娘就挥鞭上了马，
虎皮黄横冲直撞发了狂。
折腾了半天才把她摔下去，
没料想她“噌”的一下又骑上了。
虎皮黄心想：“这姑娘可是真够驢的！
不怕摔，不怕晃，

不怕摇，不怕逛，
就象膏药贴身上了！”
虎皮黄当时鬃毛都炸起，
四条腿一弯就要往下躺，
只要这马躺倒一打滚，
驢姑娘不死也得受重伤。
眼看意外事故要发生，
这危险时刻真紧张，
猛听得“叭叭”两声鞭子响，
“吁……”有一只大手勒住了缰，
虎皮黄光扬脖子不能往下躺，
打着响鼻儿立刻不敢再发狂了。
在面前闪出一人身量不高很健壮，
精神抖擞红脸膛，
身穿藏蓝色的蒙古袍，
他正是党支部书记格尔桑。
驢姑娘跳下马来不知怎么回事，
抬头看，老支书面带笑容很慈祥。

“老支书，我一定要驯服虎皮黄！”

“红芳，谁叫你冒冒失失骑生马的？”

“是李保管。他说硬鞭子能把烈马降。”

(白)噢，是这样！

说到这就听“蹙蹙”一阵脚步响，

跑过来队长张永刚：

“哎呀，姜红芳，你……你看这是多危险
哪，

你居然敢骑这生马虎皮黄？

要不是支书你就压成柿饼子了，

你可真是太莽撞啦！”

张队长急得直劲儿喘粗气，

他呼哧呼哧拉风箱啦！

可老支书对青年的闯劲很喜爱，

点点头叫声姜红芳：

“红芳啊，张队长的批评是爱护你，

干革命可不能光凭犟劲有胆量，

遇事要多动脑筋想一想，

这犟劲有时能使你做出有益的事，
可也容易被利用会上当啊！
革命热情要跟科学态度相结合，
以后我来给你当个教练怎么样？”
“太棒了！我保证一定用心学，
尽快驯服虎皮黄，
支援部队保边疆！”
“好，你撺掇土快去吃早饭吧，
其木格大娘已经给你做好热面汤啦。”
“是！”犟姑娘转身就象飞一样。
老支书回过头来叫永刚：
“永刚，年青人这股闯劲很可贵呀，
我们要正确引导来培养。”
“嘻，我也是希望他们快成长，
真是恨铁不成钢啊！”
“钢是烘炉来冶炼，
光恨不能恨出钢，
党把这么好的苗苗种在草原上，

要靠我们精心照料勤锄耨，
永刚，都知道好骑手不能骑生马，
好猎手不可动闲枪呀，
正派人不会教唆孩子骑生马，
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我们的眼睛要擦亮，
党的基本路线可不能忘啊！”
老支书语重心长一番话，
张队长就觉得有千斤重担在肩上。
从此后，他对知识青年更关心，
生活生产样样安排很妥当。
老支书精心教骑马，
驷姑娘越练越刚强。
为了摸清马脾气，
她主动要求亲自饲养虎皮黄。
渴了给它送面汤，
热了陪它去乘凉，
脏了拿水刷身上，

乏了给它挠痒痒。
虎皮黄最爱吃犂姑娘拌的料，
甜丝丝的特别香，
皆因犂姑娘的妈妈给她寄来一包水果糖，
她为了给马加营养，
一块儿都没舍得尝，
全都喂了虎皮黄！
这一天老支书要到旗里去开会，
为安全不许她单独骑马订了规章。
犂姑娘憋得在院子里直转磨，
没地儿练，“噌”的一下骑上墙啦！
“嘿！”心想这要有一副鞍子练习够多好哇，
想到这儿立刻去找马具保管李满堂。
李保管一听这可是个好机会，
他眼珠一转又是夸奖又捧场：
“太好啦，我们贫下中牧支持你，
青年人真是敢想又敢闯啊，
这是五号鞍子拿去吧，

还需要什么只管讲。
去吧，好好练呵，
练好本领保边疆嘛？！”
“呵！”姑娘拿着鞍子真高兴，
跑回去就把它搭上墙，
练平衡，练腿力，
她感觉象驰骋在草原上了。
这时别的青年也来到，
有继红、大卢、王小胖，
小胖子骑着鞍子乐得嘴都合不上了。
他抡着鞭子“啪啪”抽了两下墙，
“得儿驾驾！咳！可惜这马不会动呀！”
大卢说：“可别动！要动那就塌了墙啦！”
几个青年足足练了一上午，
及时把鞍子还给了李满堂。
第二天，正打算多借鞍子来推广，
不料想发生严重事一桩——
牧场里的骑手们在驯马过程中，

发现虎皮黄表现很反常，
收牧回来揭下鞍子仔细看，
呵，马背上几处被磨伤，
这马疼得直哆嗦，
顺着伤口冒血浆。
张队长一看心疼的直跺脚，
李满堂唉声叹气直嘟囔：
“唉，可惜呀，这下可毁了虎皮黄啦！
这驯马最怕伤了马背，
背一伤连训练计划都要受影响啦。”
张队长一听就象刀子剌心一个样，
“伤马的事今天一定要追查！”
李满堂拿起鞍子一张望，
“哎？这是五号鞍子驢姑娘借过呀！”
“什么？”
“唉，也怪我责任心不强啊。”
“先别说你，她借鞍子干什么？”
“她借鞍子去骑墙。”

“骑墙？那你怎么借给她了？”

“不借不行啊，有些事情很难讲呀！

唉，我坚持原则也不够，

让她拿去连玩带闹乱骑墙，

会不会是鞍子上边出的事儿？”

张队长夺过鞍子一打量：

“嗜，这是把墙上的沙子带进去了。”

“唉，可不是吗，生把马路成这个样。

这些知识青年可得好好管一管啦，

再不管这牧马场快改成屠宰场了！”

喝！李满堂火上浇油几句话，

张队长气得火都顶到脑门儿上了。

他转身刚要去找犟姑娘，

一抬头，正好来了知识青年一大帮，

王小胖高高兴兴叫队长：

“张队长，我们想了个好办法，

要多借鞍子练骑墙。”

（白）“什么？还骑墙哪？”

你们骑墙把沙子带进鞍子里，
已然硌伤了虎皮黄！”

啊？那虎皮黄连着驷姑娘的心哪，
见马背流血心疼得眼泪湿眼眶：

“队长，我用完鞍子里外都打扫了，
怎么会有沙子把马伤？”

“你能保证没沙子吗？”

李满堂急忙搭了腔：

“队长，这沙子嵌进鞍屉里，
扫几下哪能扫得光啊？”

说着话，他挟起鞍子就要走，
“慢走，我看看。”

人群中走出格尔桑。

老支书由旗里开完会，

胸有成竹回牧场，

刚才的事他从头至尾都看见了，

这才叫住李满堂。

接过鞍子细查看，

“噢？真是有沙子里边藏？”
老支书心明眼真亮，
从屈缝里抠出个东西兜里装，
他知道，可能有人搞破坏，
好，因势利导让青年们在斗争当中来成长，
想到这，一回头再找知识青年已经不见了，
牵着伤马全都回了饲养房。
这些生龙活虎的小青年，
可都跟往常不一样了——
继红撅着嘴，
大卢脸冲墙，
王小胖一屁股坐在门坎上，
气得圆脸儿都变长了：
“嘿，咱练骑马不受表扬挨顿批，
我越想这事越窝囊，
唉，怨自己城市生活不去过，
偏到这荒坡草原苦地方。”
犂姑娘一听不对劲儿，

“小胖，你怎么会有这思想？”

“啥思想？有的贫下中牧都这么讲。”

“谁呀？”

“就是马具保管李什么堂，

听他跟我这么一讲，

我真想请假回沈阳。”

大卢说：“你有什么理由来请假？”

“啊？……我就说……我想家想我娘。”

红芳说：“小胖，你刚到草原的时候决心够多大呀，

怎么受点挫折就摇晃啦？

李满堂这话有问题，

要抵制，不能受影响。

毛主席对我们寄托多大的希望呀，

贫下中牧处处关心咱成长，

草原上大有作为天地广，

我们要深深扎根更坚强。”

“说得好哇小闯将，可不能受点挫折就泄气